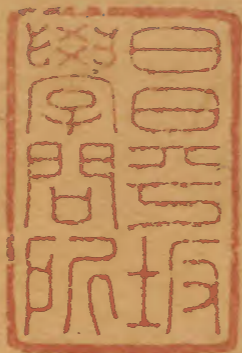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七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76)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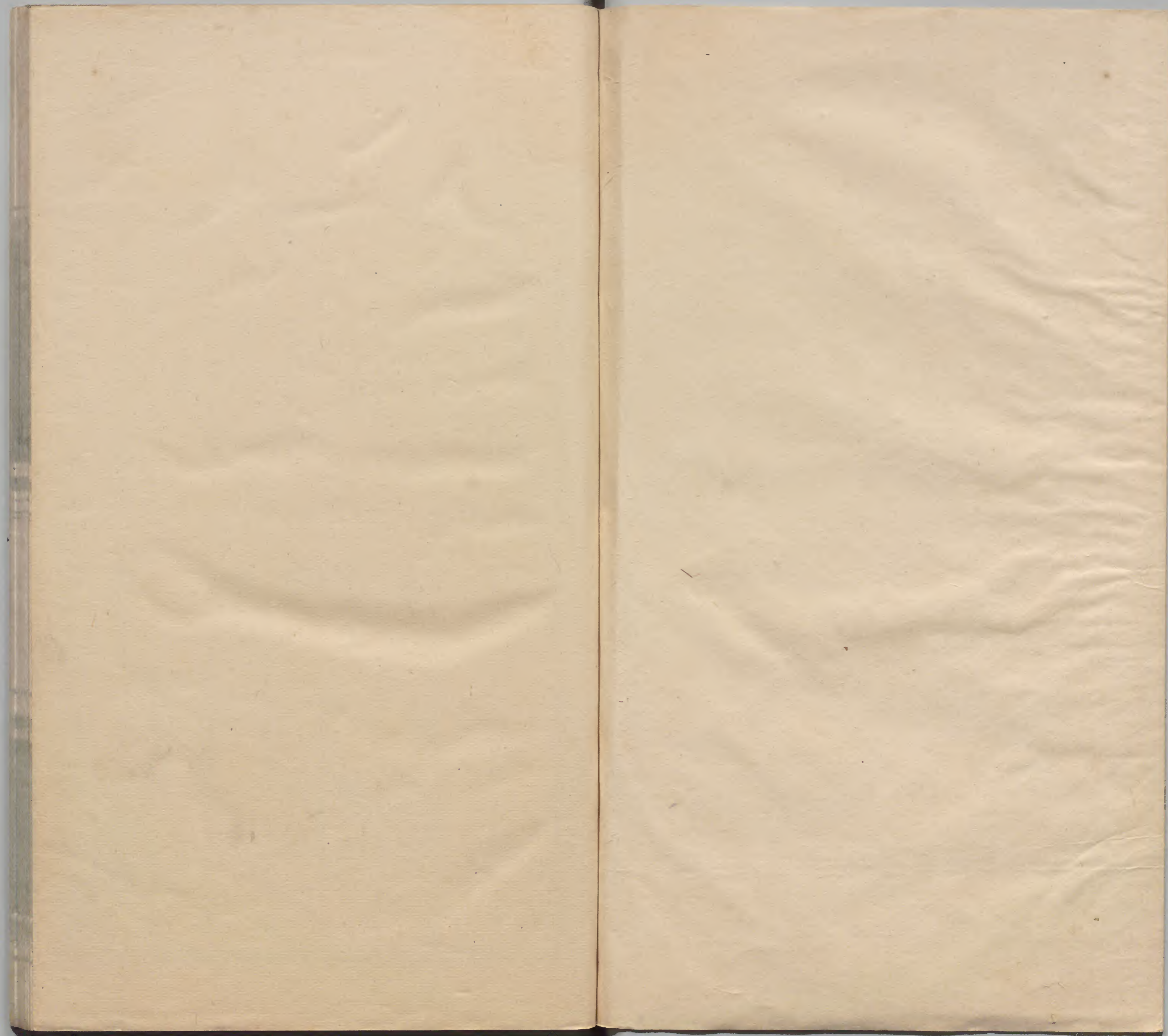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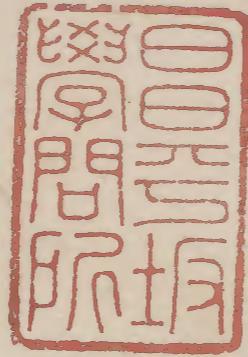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職官部四十六

淺草文庫

王師

王傅

王友

王侍讀

王文學

郡國相

國郎中令

國中尉

國常侍

國侍郎

府長史

司馬

王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東平人為昌邑王師昭帝崩邑王嗣立以
行淫亂廢昌邑郡臣皆下獄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

式對曰臣以書三五篇朝夕授王至以忠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以誦之臣以三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傳

後漢書曰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為王傳從駕南巡狩時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時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命帝益重之

吳志曰是議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

領魯王傳儀嬖二宮相迎初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捷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其意遇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尽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纒足自容憐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儀曰儉必非門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唐書曰丘悅河南陸渾人亦有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常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

至岐王傳開元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北史曰蕭大圖除騰王道友常問大圖曰吾問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卿揚帝紀奚若隱非則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恠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災

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為有山公啓事曰近啓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誠宜德有宜者然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為疑令散人無依仰又啓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非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介所啓

王侍讀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福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王侍讀德業優深孤之莫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為代王侍讀屬義師入京城時府寮駭散唯

思廉侍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兵本匡王
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
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
之志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也太宗居藩引為文學及親征徐圓
郎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王之事慨然歎曰姚思
廉不惧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段遺
其書曰想義之風故有斯贈

王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褒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教諫

止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
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褒美褒問之大譙責讓文學曰修身
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晉書曰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
淄文學

晉諸公讚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時賦中表奇之魏烈祖以
為齊王芳文學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不辟書夫採名珠求
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

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之學亦士之場矣

郡國相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迂膠東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訢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相之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悉吏民不欺

又曰魯平字叔凌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授門下常數不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凌後漢書曰張禹遷下

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記曰十里經百里有道西期坡水廣二。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傍多良田而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曰數百頃勤勸率吏人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谷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人用溫給

又曰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營陽令熒煌曹日高咨

之故孝廉也

咨為熒煌太守時高薦為孝廉

迎路謁候咨不為留高送至亭水

次望塵不及為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

大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隻柘魚斲之二歲不爪以險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
諶父母弟妻子公謝卿之卿老母在被可去諶頓首無二以公
嘉之為之流既弟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眾為諶懼公曰夫
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子乎吾取求也以為魯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
有十餘長史多附阿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人禁斷淫祀
奸宄逃竄即累肅然

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
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止以是此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
其風土帝大悅郡拜東平相籍乘馭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
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又曰阮神遷本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楊太守遷於河內與神
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昔君此朕何憂乎九州春秋曰孔為
融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烏傷人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
陂盜賊並起陳羽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之保彰出倉見
谷以贍貧民憐群士庶咸往歸身之損捧祿給其衣食民有產

子常勅主者厚致米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國郎中令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
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
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之王又與騶奴宰人遊
戲飲食賞賜無度遂人見王泣涕脉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
郎中令何為器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皆曰不可信願
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儀皆非願大王勿
疑也代王遣太后簿昭見勃、等俱言所以迎之王者昭還報
信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
長安群臣奉法駕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
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一
二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谷二千斛一
教以太倉谷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與卿家外

不解其意教曰坎太倉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親舊也
晉中興書曰顧崇時在浴者唯陸機陸雲及崇唯三人而已机
雲雖有才澤不及崇也以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令
用郎中令不可減表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既
之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弟舍未成而卒周郡謝
子木伐其字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万以其職
賊誣弼而實入子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性字者俄傾而

到子木堂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其日夜更
相書言絡忽然不見

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靜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
遐外故太傅所辭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

國中尉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
為膠西中尉其治人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為魯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

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續漢書曰：清河王小，以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太后詔特清河國置中尉。尉內史賜乘上御物。馬漢書儀曰：帝子為王，王國置太傅、相、公、尉，各人秩二千石以輔王。

三輔次錄曰：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為嗣。王恃寵自驕，天子乃用韋玄成為中尉以輔導之。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邵氏家傳曰：邵弘字德裕，時景帝為瑯琊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為中尉，君為之。体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

不厲而威甚，憚焉。王常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履，鬢冠理，俯伏。及理，然後讀之。王與使者群立，瞻聽為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反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虚心受納，忻宴言話，晝夜無寐。君乃上書諫，王讀三四，瞿然失色。後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國常侍

漢書曰：龔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晉書秋曰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為吳王宴常侍

國侍郎

王隱晉書曰孫秀瑯邪國佐為趙王倫國侍郎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瑟者渤海趙定梁國危德召見溫室拜為侍郎

府長史 諸府附

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為長史朱買臣等所譴帝遣杜周詰湯、欲對周曰君為大臣今被責詰何用對為於是自殺能死上書曰譴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悉誅三長史

又曰趙充國從二師將軍擊匈奴身被二十餘瘡武帝視而嗟嘆遷騎車長史

晉書曰劉輿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點識之及時軍固多事每會議自播弼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庶幾辨越頌昧酌接即以為左長史

又曰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秉政時賓客滿筵文案盈允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酌對疑、倫時人服其能比之陳尊時越府

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

晉中興書曰王猷之少有清譽亦善隸書後將軍謝安請為長史甚欽愛之

又曰薛廡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長華歆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佐祿秩優忝每約損辭讓以周實而已

宋書曰阮万齡陳留尉氏人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府長史時遠豹江夷相繼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齊書曰庾果之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村人呼儉府為入芙蓉地

又曰陸為曉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惠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惠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礼不容不以禮處人

又曰陸惠曉迁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公竟陸王子良謂王容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時便是未有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躍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辦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之表範汝其師之後魏書曰張亮字洪危上谷沮陽人

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迂為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
禮遇優後

南史曰孔覲徐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詠
曰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居
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開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正事醒而判決未嘗有
雍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
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隋書曰衛玄初仕周武帝親摠萬機拜益州摠管府長史賜以

萬釘實帶

唐書曰和元祐為千牛衛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畏陋
皆寓言譬幸而意及兵戈帝命拘於大理而將戮月餘而帝
氏就誅其書言若合付讖故上聞而拜之

魏武故事載今日府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村吏也忠能勤事
心如鉄石國之長史也蹉跌又不辟之捨騏驥而不乘馬惶
而更求我今故教辟之

陶氏家傳云猷字恭豫王導以君江東雋望請謂右軍長史君
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恒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衆僚為人笑

卷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為

府司馬諸府附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也愠而不憫子

馬見之曰閔子馬閔馬父也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

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也恭敬父命何常之言廢置在父兄當位允組然之恭

敬朝名俗居次官

家語曰鄉射曰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

之圃蓋觀者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子路

為司馬故射至於子路

魏畧曰諸葛誕代吳戰于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

晉書曰石苞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問苞好色薄行以讓帝苞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廉貞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汚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止

晉春秋曰晉陵人常夔桓修令於坐相劉公仕官當至州不夔

十三
云劉粗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卿大有貴
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未畧卷曰卿狂言驗當相為司馬
義其後數年復見裕許曰周成不負桐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
之言今不希鎮軍府聞護軍司馬缺願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為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為司馬軍國之
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為司馬委以政事于時朝野傾心
号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百六之弊寄寓江右為治之
本務在清靜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諮議參軍鄭
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无後恨不職之板補右將軍

劉蕃司馬

後魏書曰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
為賊官屬推據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
之謂乎昔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世說云謝奕為桓宣武荊州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之交在温
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曰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也奕醉温於主
許避之主每曰吾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掾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從事中郎 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貧好學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峻字彘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有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家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
貧常自炊爨以菴毋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
中郎有戲之曰奴倍婢納曰百里何必輕於五叛皮耶

又曰嵇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為衛軍從事中郎虞預晉書曰劉
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吳為秘書郎避亂南渡遂為中宗從
事中郎甚見器遇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雋秀太

宗聞其名取為鎮軍從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為廣州刺史其弟應靜為太博從事中
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朴子以為大夫宜然

府掾 諸府附

史記曰倪寬為廷尉史為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御史受大夫而寬為掾

漢書曰陳遵為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
輿馬衣服之好門閭外騎交錯

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為曰曹掾教諫

正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掾比右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袂皆必受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從皆自辟故通為百石云

魏志曰董尋字文與為人忠直軍謀掾青龍中上大興宮室群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具此本不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必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畧曰令狐劭字弘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遂圍毛城破劭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

蜀志曰馬良字季常為左將軍掾後使吳良謂亮曰今御國命協穆二字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遺掾良通好以紹昆吾豕為之勲其人吉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吳志曰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

晉中興書曰荀閎字道明有清稱京師為之詎曰洛中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罔辟以為掾

又曰王珣弱冠而陳郡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與略曰趙戩除萬年令遂遭三輔亂客荊州劉遠以為賓客是時白衣平原稱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託託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謂鐵則千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殷氏家傳曰殷秦字子平為太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歎曰非唯秋兔之毫乃是鷹鷂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為王公掾在生長史云謝掾能作異

儻王命為之謝便起儻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頷謂諸客曰使人

思安豐安豐王容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府屬 諸府附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為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才除補御史大夫屬華矯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不良吏得生因緣以致

輕重乃置撰科牒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奸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摹大略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為丞相屬臧榮緒晉書曰劉沈字道真世為北州名族博學好古辟衛瓘屬范亨燕書曰鮮于休有才器使幹辟為左光祿大夫曹屬

諮議叅軍 諸府附

齊書曰張岱歷為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師兵事一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以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一日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左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叅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公府舍人 諸府附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為丞相呂不為舍人

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將軍呂祿舍人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也衛青後史刺三河秦

事稱意為京輔都尉

于寶晉記云閻續為人鯁直不畏強禦初試為太傅楊駿舍人

記室叅軍 諸府附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鍾會以
中郎在大將軍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時人謂之子房

吳志曰孫惠以書干東海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兵逸民秦祕之

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
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叅軍專掌文疏豫叅謀議每造書檄越
或驛馬催之應馬立成皆有辭言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冲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
之以此南陽樂廣司空東王越以為記室叅軍雅相敬重勅子
毗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戶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
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流弱冠與京兆杜又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
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叅軍

又曰孔寅于舒元中宗命為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時書命殷績
寅每稱朕

沈約宋書曰孔顛置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乱辭日記室
之局實為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顛學不綜實性又踈
隋何可以屬知秘記兼筆文閣假吹之尤方斯非濫二國典略
顏晃字克明瑯琊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解褐梁邵陵王論
兼記室叅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于王府使晃接對信輕其
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少於宮中學士
杜舍龍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元患之及使晃管其書翰仍

謂龕曰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後周書曰郁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猷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
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弥復輕薄洛陽
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
弊慶操筆立成辭無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
逢吉之姪曾孫久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應進士屬
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
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弥冠

軍書奏請惟案盈几巨川又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
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略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自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
荅書記瑀不肯榜笞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
人呼瑀瑀終惶怖詣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為洪且為我作文
瑀曰諾遂為記室

世記曰太原孫楚字子荆為大司馬石苞記室叅軍

又曰却超王珣並以雋才祖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起為記
室叅軍桓時為荊州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于時西人為之

歌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怒

府叅軍 諸府附

魏志曰張范叅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大祖征伐常謂文帝曰舉
動必咨此人世子執子孫禮

又曰董詔等謂太祖宜進爵因公備九錫以彰殊勲密以諮荀
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憲貞之城守退讓之實君
子愛人以德不宜此太祖曰是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
子譙國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
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又曰曹林字大烈劉倫遺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遺曹洪征之以
休叅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叅軍其決師也洪問此令恒委
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穎陰藥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
協使趙儼并叅三軍每事誨諭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叅軍田銀蘇伯等及河間
遺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如

舊玄昱曰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之宜先啓聞衆議曰軍事
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時引見昱曰几專命者謂有臨

時之意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
老臣不願將軍行之變帝答曰君慮之善即自太祖太祖果不
誅太祖還文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詩也又善處人父
子之問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為相國叅府朝碎箠未嘗小見是非至廢
典大事衆人既下意然後徐為之多出衆議莫不敬從晉王曰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荆為佐著作郎叅石苞驛騎軍事楚既負其才
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叅卿事初叅軍不敬府主楚

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消字宣伯容兒簡素顏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遂必有中高祖為大將軍消再將軍上信重之藏崇緒晉書曰庾數字子嵩參大傳軍事從子亮少時見數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異數處其中常自神王

晉中興書曰却超字景吳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倣儻高携籠蓋當時一人為人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絕倫卻景與交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理義大司馬桓溫取為參軍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也

又曰無薛為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闔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宗朝事中宗即君闔為安東參軍

又曰郭僕為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僕有術取為參軍僕畏不敢辭

又曰中宗之為安東取周訪為參軍在散輦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為參軍特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自烈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伏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遺走歸府聞中宗大驚怒不問格闔之罪又曰蘇峻反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潯陽咸以衆少

賊強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絕不相知問及汪經過嶠等訪為汪
曰賊政令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例懸宜時進
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交命始解褐叅護軍事
又曰阮孚字遥集成子也辟亂渡江中宗以為安東叅軍蓬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南將軍劉弘以陶侃為長史謂侃曰我昔為羊大傳叅
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沈約宋書曰宋越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主隸柳元怙有戰功
在景後還補後軍叅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

四字越谷曰伐征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叅軍誕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鷺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在仕宋
為王府叅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
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梁史曰沈孺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累千金後
將軍謝安命為叅軍甚相敬重誓內足用財為東南豪士無進
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叅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
高乎誓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
飲啄之願耳還家積以墳素自娛

後秦記云姚襄遺參軍薛瓚使桓溫、以胡戲瓚曰在北曰狐
居南曰貉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
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性遲鈍為桓溫參軍甚
被親昵溫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點各半合而論之只得平
平耳

于寶司徒議曰行參軍之職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彈劾
逋違獻納問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為王曰卿在府久此當相斷
理初不吝直高視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又曰郝隆為桓公蚩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三升陞隆
初以不能受罰既飯覽筆便作其一句云娜子瑜隅及躍清池桓

聞娜隅是何語吝云蚩名為魚娜隅桓公曰作詩何以為蚩語
吝曰千里投君始得為府參軍那得不作蚩語

魏武選令曰今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
上請參軍事以輔閣政

俗說曰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

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五三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
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成大恠
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
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紉宰
每言輒及數有諫云雖微雖薄不能悉納紉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於國如亮可以少過矣

孫綽為功曹參軍駁事牋曰網記居管轄之人任以紀司外內
駁義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猷可督否舉直繩違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職官部四十八

司隸校尉

州牧

司隸校尉

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謂罪隸吏隸

謂衣服兵器之屬也物師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闊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

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遂之章突入屏得免由此成帝遂收
豐節也

又曰鮑鮮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
中宣使鈞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
丞官欲捕從事闕門不內宣生闕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
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
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罪減死一等

又曰益寬饒字次公為司隸校尉子常步好行直言犯上無所
迴避

又曰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東觀漢記曰鮑永為司隸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良將來歛
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
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
還車駕適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
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門候岑尊誥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
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使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
叩首都道走馬頭前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為隸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坐年赦欠

遲免

又曰鮑永為司隸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後為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世祖遺問昱曰有所恠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不慳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上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又曰李膺字元礼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貧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許寃於帝一詔誥膺一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

到官已債旬惧以掩留為讐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王曰克弥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一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也

又曰司隸校尉下邳趙典亦不郵諱忌也郵憂也每人官舍輒更善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伐魯相三萊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察省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表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尔耶尋為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恩表甫罪收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持節常察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都犯法者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

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閣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惹犯者輒死秦馬氏三侯邵豪斂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陞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舩廻至宣舩在後凌波而前郡群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為司隸校尉雖在外時政損益當世與奮無不畢綜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明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按品秩在諸卿下以次

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志厲怒
声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
中丞庾純秦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
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墓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寢坐
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藏榮緒晉書曰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因辭、旨
懇切上不听切勅使者逼就拜授咸悲鯁傷咽以身無弟兄職
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听、於官舍設灵
坐朔望秦祭咸卧病治職特朝廷寬施豪右放恣郡縣容從冠

盜流刃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情託朝野濁清咸於是秦免
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憚之數月之間三秦免選官秦按蹇諤
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二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
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雄為司隸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及
羊琇張他等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觀風投印綬者甚
衆皆以為毅能斷諸葛豐盜寬饒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鄭老曰

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卷曰若以司隸見與者無以為憂

唐書官品志曰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張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喻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總行孝弟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輅巡郡縣十月入秦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勳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餅即買一餅以殯其餘銀及素書着服上咒之曰君子魂靈有知當令知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閨內侯家曰暮任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上許遇一書生死卒道中真述其

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櫛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声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隸及其為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鮑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傳咸集教曰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万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程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牧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六吏所為位高至九鄉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不大夫而臨二千

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祖以賑飢民、歌曰天下亂弓市為墟毋不保子弓妻失夫賴有皇甫弓復安居

吳志曰呂范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惟悅其忠不恠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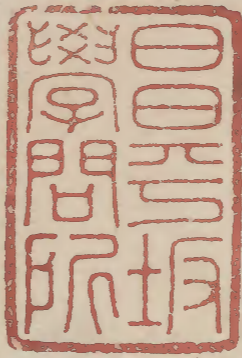
晉書曰張茂為京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灵鈞臺周輪八十餘

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閔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遺我來曰何故勞
百姓而築臺乎妓臧令辛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
人曾稱先君之令何為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雖未夷
唯當私道業不宜勞役崇師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
往每所經營輕造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
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刑清國富郡寮勸進稱涼生領秦涼二州
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
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北史曰裴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命侯別立諸謂侯牧守
曰裴俠清慎奉法為天下之寡令衆中有俠者可與之俱立衆
皆默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歡服焉蹄為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喜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
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
奸盜永止詔從之

後周書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
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A small character '八' is visibl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